

风物

柳壕湿地的月色

郭升良

远道的游人渐渐散去了，可我依然固执地留下来。当遥远的西山顶上，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淡去以后，那些暮云变得像铅一样沉重，直落到河底。

月亮升起。这是柳壕湿地特有的月亮。一轮冰珀莹莹滚瓜溜圆的身子，一纵一纵地，飞上了堤柳的梢头，把银子般的光芒洒向旷野河滨。广袤无垠的稻田沐浴着如烟如雾的银辉，稻田里的村庄和眼前的湿地公园，都仿佛镀了一层银边。周遭看得见捉不住的月光，如同亲昵温存的语言，敲打着夜的耳鼓，扑打着夜的窗棂。

月光洒在堤顶带吊梯的木楼上，湖心的水榭亭台上，细细密密的，像绣娘的针脚。我带着孩子似的好奇猜想：住在里面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？

月光从木楼上跳下来，像一只矫捷的银狐，钻进堤下的棉槐不见了，披头散发的棉槐从剪碎了整匹的月光。北方的棉槐不似江南的竹子，在月光下少些如诗如画的韵味儿。月光细碎地洒进弯弯曲曲的柳壕河，平静的河水像一面镜子嵌入黑色的堤岸。

月光洒进密密麻麻的蒲苇田，如同误入沙场点兵的战阵，给匕首般的苇叶、长刀一样的蒲叶，覆一层薄薄的光泽，温柔了兵刃上的寒光。徜徉在小径上的游人身上也生了光辉。皎白的月光笼罩着水禽园的铁篱，透过铁纱的空隙钻到笼子里去。月光调皮地与水鸟嬉戏，一会儿摸一下赤麻鸭的头，一会儿跳上黑天鹅的背，一会儿停在大雁的尾巴上，一会儿又搔一搔白鸬鹚的脖子。

月光从湖心亭的木脊上溜下来，铺在荷塘里。塘水清澈，荷箭出水很高，粉嘟嘟的，像极了书法中的毛笔。蘸了满池的风月，间或有那么一二支“啪”的一声绽开，吐出水嫩的花瓣，或雪白，或粉红……仔细端详那些花箭，紫罗兰色的萼皮，像一件精致的马甲，斜出的粉红色的花瓣，像领口上的蕾丝。偶尔一阵风，所有的花箭都随风舞蹈，接天的莲叶就像舞女的裙，摩擦着发出窸窣窣的碎响。

轻盈的月光从高莲跳到矮莲上，从矮莲跳到睡莲上，从这朵荷花跳到那朵荷花上，如同一只灵猫，在每一朵荷花的莲蓬上踩出一朵小梅花。不小心失足跌在荷叶上的月光，聚拢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，一片片圆实的莲叶，就像汉时置于宫殿外面碧玉雕成的一只只承露盘。每一颗饱满的露水都像一颗稀世珍宝夜明珠。

蹑手蹑脚的月光，像一只毛茸茸的小狗，在湖面的栈桥上跑前跑后，但决不发出一声息，决不打扰游客。它缩起身子猛地向上纵，透明的身体飞过宽阔的湖面，轻巧地落在湖中漆着桐油的摇橹船上。穿着蓑衣的艄公一桨一桨荡开层层菱角，波浪般起伏的莲叶摩擦着精巧的船体；船头衣袂飘飞的汉服女子，撑起一把红油纸伞，也撑开一幅丹青水墨，恍如穿越到了江南古巷。在手机的闪光灯下，艄公的船歌、游客的笑声，在群荷间回荡。而飞船般的月光静静地侧卧在摇橹船的篷顶。

神话故事里，桂花树下的广寒宫里，住着长袖善舞的嫦娥。汇入柳壕河的北地河就像一截嫦娥甩出的水袖。一块块蒲苇丛生的水渚和一座座树木点缀的绿岛，就像文刺在水袖上的花纹。渚和岛把开阔的河面分割成若干条航道。驾一叶轻舟，时而穿行于苇海，时而绕行于蒲洲；时而水道仄长，时而江天开朗。云树的姿影，星月的光辉，夜鸟的行迹和一切的过往，都倒映在水底。坐在船上，飘飘似生出仙风道骨。

泊舟登岸，移步柳堤岸岸，月光透过高大的堤树洒下斑驳的树影。长堤曲径，花木争荣，围栏里的梅花鹿、笼子里的鸟、假山上的猴子……都仿佛洗了一场牛奶浴，带着月夜里夜来香独有的甜味儿。

六年前，这里的荷塘还是河套里围垦出的一片稻海。柳壕河蓄满了参窝水库的水，灌溉辽阳大地万亩良田。丰盈的河水冲刷堤岸，造成河堤劈坡。我曾和村民一起冒雨在北地河口打桩抢堤。国家启动小流域治理，恢复沿河生态，在这里规划建设了湿地公园。北地河河口建起了一座钢铁廊桥。过去人迹罕至的野地荒流，如今却变成了游人如织的热闹景点。在廊桥上吹风，好风如水，浸肌爽骨；在廊桥上赏月，江天一碧，万顷银光；在廊桥上听雨，双河并流，雨花焰火；在廊桥上观雪，风飘雪舞，枯荷立鹤。桥上之人，纵目驰怀，潇洒惬意。

同来的朋友喊我回去，可我无动于衷。他们索性不再顾我。我听见汽车发动的声音，仍然纹丝不动地站在堤顶上，引颈眺望着空明的田野。

带着呼啸，一个人驾着悬索从湿地的上空掠过。我抬头望过去，月亮正好挂在悬索的塔架上，像一个倾倒椰汁的瓶口。不知怎的，我来时寂寂的心竟缓缓地被注满了。

微小说

抬车

唐雅冰

“砰——”随着一声刺耳的声响，小车左后轮瞬间滑出路基，结实实地卡在路基与排水沟之间，再也无法动弹。江晟亮跳下车，望着抛锚的小车，眉毛皱成一团。

这天是星期六，固定的精准扶贫日，也是母亲的生日，江晟亮早就与母亲商量好了，中午不能回家，等下午扶贫结束回家，就好好地陪着母亲过生日。

早上六点多出发，驱车两个多小时到达村上，然后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自己负责的

几家贫困户之间，督促李大爷改建厨房、厕所；帮张大妈打扫屋子，清洁卫生；做工作与排水沟之间，再也无法动弹。江晟亮跳下车，望着抛锚的小车，眉毛皱成一团。从早上一忙忙到黄昏。看看渐渐朝山背后跑去的太阳，江晟亮与老乡们挥手告别，开上车踏上归途。他一边开车一边盘算着：先到蛋糕店去取前一天就订好的蛋糕，然后一家人去吃火锅……想到母亲含辛茹苦几十年，养大了自己，又帮着照顾自己的儿子，一阵愧疚涌上心头，

踩油门脚不由自主地加大了力度。乡村水泥路狭窄、弯道多、坑洼多，稍不注意，小车就成了困在泥潭里的鱼，再也无力前行。

黄昏的村道上行人稀少，四周田野里排得整整齐齐的稻草帮不上任何忙，偶尔几声狗吠也掩藏不住乡村的寂寥，怎么办？江晟亮掏出手机，拨打车辆维修公司的电话，想请对方派吊车来，可对方一听地方就说路途太远，路况不明，不能派车。难道就这样被困在路上？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太阳已全部隐入山后，江晟亮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却毫无办法。母亲和儿子已经打了几次电话来询问走到哪儿了，他每次都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

“滴……”一辆火三轮由远及近，“嘎吱”一声停在江晟亮面前。

“车轮掉下去了？这地方经常有车轮掉下去……”

“嗯。”江晟亮愁眉苦脸地看了老乡一眼。

“大发、有富，找几个人来抬车……”

那老汉扯开嗓子，朝着远处炊烟升起的地方一声大吼。一会儿，七八个人拿着木棍跑了过来，最老的看着有六七十岁，最年轻的20岁左右，一群人围着车子转了一圈儿，便把木棍塞入车底开始行动。

江晟亮看看老乡，又摸摸口袋，眉毛再次愁在一块儿。现在手机网上支付方便，他出门时没带什么钱，口袋里只有可怜巴巴的200元。他想起从媒体上看到有的旅游区，有自驾游的游客车轮陷入泥坑，请当地人帮忙，讨价还价许久，硬是花了1200元才让当地人帮着把车抬了出来，这次老乡们会喊价多少呢？如果超出了200元怎么办呢？

“一二加油，一二加油……”

江晟亮还在发愁间，小车已经在老乡们整齐划一的号子声中稳稳地被抬上了路基，开火三轮的老汉拍拍手上的泥巴，拍胳膊擦擦额头的汗水，朝着江晟亮咧开嘴一笑：“可以了，幸好轮胎没问题，今后开慢点儿哈。”

“谢谢你们，请问，多少钱？”江晟亮紧张地擦着那200元钱，手心已经冒出汗来。

“钱……”老汉一愣，继而咧嘴一笑，“说啥钱呢，我知道你是下来扶贫的干部，我们还要谢谢你呢，快回家吧。”

“走，回家喽！”一声吆喝，老乡们迅速消失在田埂上，一如当初迅速地出现在车前，路上又恢复了平静，只有几只田间觅食的麻雀偶尔发出几声欢叫。

乡村的傍晚，静谧、温暖。



插画 胡文光

父亲的高粱地

王福友

一大早，父亲就在门前的水泥地上磨刀。手中一把长把子的砍柴刀已磨得雪亮，他眯着眼，伸出大拇指，一遍遍小心地试着刀锋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刀只有磨快了，用起来才得心应手、少费力气。庄稼人对一件称手的家伙从来不惜工夫，总要反复打磨。

虽已交秋，但秋老虎发威，白天最高温还能攀到三十多度。父亲要赶早将刀磨好，然后趁着阴凉，下地去砍他春上种下的那一大片高粱。

那块地约有七八分，从栽下幼苗始，几乎就没怎么管。这东西长起来泼皮，一草根伸展细长腰肢，噌噌地往上蹿。绿皮，绿叶，绿莹莹，风一吹，呼啦啦地响。待到茎秆头上的长穗粒粒饱满、红艳艳，那长势喜人，看着也养眼。

齐刷刷的茎秆挨挨挤挤，密如青纱帐，透不进一丝风，闷热得很。父亲穿着长裤长袖小褂，套着深筒胶鞋，弯腰挥刀砍着。只一会儿，汗珠子就从额头冒出来，往眼里渗，蜇得眼睛睁不开。有的则顺着黝黑的脸颊往下淌，小褂很快就湿透半截。他时不时地停下来，取下毛巾擦擦汗，再握着草帽扇扇风。毕竟年纪不小了，手脚不似从前利索，腰酸背痛也难免。即使这样，父亲依然乐意与土地打交道，他晓得，土地与庄稼人的关系，那就是只要你付出，土地就肯回报。

日头一点点爬高，白花花地照在脸上、手臂上，火辣辣的。各种小虫子也不断地来骚扰。约莫八九点钟光景，父亲开始将削下的高粱穗归拢，再捆扎好，挑上沉甸甸的一担，往家赶。

近年，耄耋之年的父亲已无力在土地上侍弄稻、麦、油菜、棉花之类的庄稼。平时只种一些蔬菜瓜豆类农作物，自己吃，吃不完就送人，或给回家的儿女们捎带一点儿。

不仅种这些，他还种植了一大片的高粱。这可不是吃的，而是要

削下它的穗子用来扎扫帚。即使不能从事田间繁重的劳作，闲下来的父亲也要给自己找点事儿做。父亲常说，人活着，只想吃喝不想动的，那是好吃懒做。怎么能闲着不做事呢？除非到了实在不能动为止。

扎扫帚不是什么力气活，但也费工费时。一把扫帚，从削回穗子晒干，勒干净籽粒，捶裂茎秆，到最终扎成一把轻巧好用的扫帚，要经过多道工序，花费两三天工夫才成。最主要的是父亲专注投入的态度，在他眼里，一把扫帚已不再是普通的用具，而是一件精致的工艺品、装饰品。

就在这样单调枯燥的劳作中，父亲打发了一个个漫长而寂寥的白昼，也挣点零星钱减轻了子女的负担。当父亲将自己亲手扎制的、浸着辛劳汗水的一件件“作品”递到别人手上，听着啧啧的称赞，心里也溢满欢喜。

今年春天，我将父亲扎的扫帚拍了一张图片发在朋友圈，替他打了一个预订的广告，称这种纯手工扎制的扫帚如何如何好，没想到，还真有几个朋友要预订。哈哈，不起眼的扫帚，现在也可以在网上传卖了。

我劝父亲，年纪大了，多歇歇，少干活了。可他哪里闲得住呢！他觉得，人一闲下来，就会生毛病，动一动，反舒坦些。

听母亲说，父亲又留了许多高粱种，看样子，明年又不会少种。就像父亲说的，人活着，哪能不动呢？父辈们的一生不就是这样一天一天、一年年过来的吗？



插画 董昌秋

延安往事

刘异云

延安颂

宝塔放光辉，延河奔腾流。延安乡亲爱唱“信天游”：有了共产党，才有新中国。

黄河大合唱

延安儿女何轩昂，祖国英豪集八方。万人黄河大合唱，争先请缨上战场。

大生产

三月延安好春光，种瓜种豆种军粮。自编自演秧歌队，又纺线线又开荒。

少年营(注①)

日落西山羊入圈，放羊娃娃进大营。脱去羊皮笔，跳上热炕头。你打我一拳，我踢你一脚。嘻嘻哈哈呼“拜石”(注②)！

注① 这是县、区青救会建造的，给放羊娃等学习、游戏、休息的大窑洞。
注② 这是他们最亲切的称呼。

秋情寄远

王向峰

秋风起，秋雨潇潇，秋意冷。秋菊黄，秋蛩唧唧，秋入窗。秋夜永，秋情寞寞，秋思远。秋水清，秋云淡淡，秋始凉。秋山远，秋野苍苍，秋光老。秋叶落，秋寒瑟瑟，秋雁翔。秋月明，秋空朗朗，秋斋照。秋花歇，秋霜阵阵，秋梦扬。秋分节，秋富村村，秋恩厚。秋林染，秋色殷殷，秋韵长。

阳光·十月

(组诗)

吉尚泉

十月的阳光下

我在远方勾勒一轮弯月，十月突然有丰盈的美。当辽西渐入佳境坡地上金黄的谷穗，再一次提醒游子

脚步追赶脚步，思想碰撞思想十月的阳光下，我听见镰刀砍断庄稼的声音，听见故乡山麓上黎明的奔跑

最好坐在秋天的深处，让阳光再一次抚摸，让天空上的流水自上而下，穿越时空在大地上写下蔚蓝的情怀

当我手捧乡音，辨认汗水和笑容远方的母亲，正俯下身于捡拾一枚温暖的秋叶

有阳光的地方，就是故乡

有阳光的地方就是故乡。而十月阳光正在照耀大地，照耀我汗水盈盈的脸。父子的对话代代相传，一座被忽略的山峰见证农业的春秋秋收

一缕阳光，可不可以兑换时间故乡的山冈，依然葱郁，仿佛曾经的少年，追逐在傍晚

流水远去，小河流然当我向阳光注目礼，故乡的十月让我再一次咽下内心的赞美

十月，十月

十月，十月。越过山岚的十月飞抵门前的十月。我在傍晚虚拟阳光和相逢的十月

马队消逝在县志里的十月先人留下村庄和小路的十月十月过后，还有十月而我，总想停在十月听咚咚的心跳，怀念旧时光看飘忽的云絮，带走轻狂的梦想只有十月，依然用真实的风呼唤游子，用低头的谷穗证明我曾经来过

十月，十月。多少喧哗和掌声止步于遥远，多少梦想和童真还原成今天……当南飞的雁阵掠过群山，我依然在十月张望向故乡，投去惊鸿的一瞥